

汪紅蕉說集

9000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十六年五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六年五月發行



分發行所

廣州 德門路  
漢口 後城馬路  
北京 梅竹街  
奉天 鼓樓北  
長沙 南門街  
梧州 基街

江紅蕉說集(全一册)

(定價大洋四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撰述者 江紅蕉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所 大東書局  
上海 帖廠路一〇一號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 四馬路中市

大東書局



# 江紅蕉說集目錄

月下

嘔氣

釋獄

不幸之郵差

母親的心血

茭白殼的命運

紅淚

教育大家

繼母之病中

江紅蕉說集 目錄



江紅蕉說集 目錄

曉風殘月

主筆夫人的失蹤

猩紅

代人受過

瘡

月下

白入九十八度的暑熱被垂晚一陣大雨都冲散了這時輕風送

涼素月東升舒小英乞生商着無子夜向獨自沈西散步那

造馬路上兩旁嫩柳影婆娑瓊樓春羞車未往眼少月光在地

上幽情非常小英便想這十年夏天與股繫霞女士散步此間也

抄神情下是這次作一別到此天涯海角不能謀面了有

紅蕖說稿第一頁

紅蕖述

月下

一

人說他家已遷到哈爾濱去有人說仍住在上海不過他已嫁了遷到哈爾濱一說因為他父親有一月很大的銀行開在那裏自己是董事長要常川住在行裏南北來往很不便遷家一說也許是確的嫁人一說若把他平日的言語子細體會起來原有不日將嫁的意思隱約暗示那麼也許真嫁了不過他會向我說過無論什麼事總得告訴我他既然要嫁怎的沒有明白說明自從那天分別了難道一次聚晤的機會也沒有麼就算沒有聚晤的機會信總可以寄一封來怎的魚沈鴈斷到如此呢難道他生怕我得了他出嫁的信息要悲傷或者發怒或者生了神經病發瘋麼其實他的地位他的身世我都知道得

很清楚并且知道他與我戀愛只有這一步爲止不能再進就是知道他出嫁也不過片時的悲哀決不怎樣執迷不悟也許強自抑制跑去送嫁喝一杯喜酒聊以解懷呢他也似乎很明白我的心明白我對於他戀愛的意志那麼何以不把別後情形說與我聽却一別如雨消沈到如此呢就是張繡文與我是很要好的朋友從那天一別也是信息全無也許我言語不慎得罪他們他們才與我絕交呢想到這裏心裏頓時難受起來微微嘆了一口氣抬頭一看却已不知在那裏愈走愈遠便回身從原路而來走到十字路口小英剛想向東轉灣誰知那邊却有兩人迎面而來小英原是低着頭走因此撞了個滿懷那

邊却是兩個女人。頓時要想發話。誰知不騰猶可。一瞧三人都呆住了。大家定了一會神。小英開口道：是你們麼？對不起得很。我委實幽莽之至。請你們原諒罷。說着。停了嘴。想候他們開口。可是他們却漲紅了臉。依舊呆住了。不說什麼。小英只得再說道：你們可是回府麼？繡文小姐好久不見了。聽說到漢口去的。不知那一天回來的。說到這裏。很懇切的望着他們。那穿一件青灰印度綢衫袴的張繡文女士才開口道：呀！我們好久不見了。舒先生也是回府麼？怎不坐車子呢？我與繁露姊姊才看了影戲出來。想散散步。再回去。却無意過了舒先生。這才巧呢。繁露也開口道：舒先生你現在住在什麼地方？怎麼好久沒見過。

小英道：是啊。我們分別了以後。一向沒見過。剛一年了。我如今是遷到格靈路去了。從前住的地方。我嫌他空氣不好。所以遷的繁露道：不知遷了什麼時候了。小英道：還是去年七月半遷的。你們都也遷了麼？繡文道：我是今年五月裏才從漢口遷到上海。過了夏。就想回漢口的。因為漢口天氣太熱。他要到牯嶺去避暑。我又因前年牯嶺山崩。上海會審公堂的王崧生壓死在那裏。似乎不很吉利。所以我勸了他才沒有去。又想到莫干山去。誰知到了上海。那些親戚朋友又留住了。所以就在我家裏。所以我也不能往莫干山了。哈爾濱來。滬住在我家裏。所以我也不能往莫干山了。小英道：原來你果然遷到漢口去了。不知你所說的。

他可是：繡文聽了頓時紅漲了臉，繁齋代答道：繡妹是去年九月裏嫁的，也是做法官的就是王伯宣先生，所以忌諱不到，姑徽去避暑，小英道：「呀，怎麼你們不給一個信給我，我却失禮了。」繡文靦靦道：「繁齋姊姊出閣，你總送了不少齋品呢。」小英臉色很沈滯的說道：「嘆，繁齋也嫁了麼？怎的我也沒知道。」繡文瞧見對面有人走過來，便拉了一拉小英的衣袖道：「現在時候還早，舍間離此不遠，舒先生你何妨去坐一會，大家可以談談。」舒小英道：「兩位既已出閣，鄙人到府很不便的。」改日再來奉訪罷。」繡文道：「舍間並沒什麼人，他回來很遲，就是見面也毫無妨礙，他也最愛交朋友，決無不便，就請去坐一會。」舒先生何必太拘。

呢？小英道：「既然如此，明天一准過訪，請你在王先生那裏先容便了。」不知是什麼路，多少門牌，繡文道：「無論如何，現在請你送我們回去罷。」繁齋也道：「舒先生一年沒見，怎的客氣得多了？」小英道：「既然兩位要月相送，就走遭也無不可。」說着，三人便一路的走去。月光照着三個影子，很是清晰，大家便又想起去年三人同行的情形，都默不作聲。大約走了兩條短馬路，繁齋才開口道：「舒先生可還記得去年的夏天，我們在愛普廬看影戲，你約我們在九點半鐘也來同看影戲麼？」我們因為樓上座位是照戲票編號，你跑來買的戲票，決不能與我們連號，所以我們特地，在樓下看樓下，是不編座號，可以隨便坐，因此我。



們又在兩人中間虛了一個空位以免別人來坐誰知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直到十一點鐘敲過影戲也散了走到大門口依然不見你我們以為你另有他約因此失信誰知走到馬路中心你却迎上前來了小英道那次累你們久候委實抱歉心裏至今不安呢繡文道那次真把我們的頭頸也望長呢當時我想你每次有約從沒失過信至多遲到半個鐘頭也是有的怎的如今却失信呢我們又恐怕你在開映影戲的時候進來烏黑黑的找不到特地坐在靠門口的椅子上好任你找尋容易誰知待到十點半刻鐘休息片刻的時候我們在四面留神瞧却仍不見你又怕你在路上出了什麼事故如今上海馬

路上真危險稍不留神便要鬧亂子的因此又是盼望你又是代你擔心我們兩人的心真好似日月一般的懸在虛空也沒心緒瞧電影待到影戲散場急急的走到大門口留心散出的客人可有你在裏面那天的看客却是很少大約只有三十幾個人一會兒都走盡了我們也只得慢步兒走出戲院幸而你來了否則累我們掛念的不成模樣了小英道我在報館裏每夜到九點鐘公事總可以完畢那麼收拾收拾坐車子來恰恰九點半鐘所以我約的九點半鐘誰知偏偏那天稿子多了一些并且有好許多要子細斟酌的又加了新換排字房好幾個人都是生手排得很慢時時弄錯來問訊所以直到十點十分

才完畢。急急忙忙的來。誰知愛普廬的賣票時間過了。無論如何總不肯賣。門口的印度人却又不肯放。我進戲場。他叫我坐在門口的一隻破籐椅子上。等候十點半休息的時候。或者可以進去找朋友說話。我氣極了一怒而走。去訪了一個朋友。偏偏又不曾遇到。心裏異常難受。又怕你們散戲出來不見了我。說我失信。所以重又趕到愛普廬來。一聽鐘上已是十一點鐘了。便在斜對門一家冰店裏坐了吃冰。却在玻璃窗裏留神。有沒有散戲。心裏越是急。時間過的越慢。好不容易挨到十一點半鐘。才見有看客從戲院裏散去。便付了冰價。奔出來接你門。送你們回府。可是從這一別。竟沒見過。也沒通過信。再也想不到。

今天却在月下重逢呢。如今你們是嫁了。不過。怎的不給我。知道我還沒喝到喜酒。咧。繁露聽了。微微嘆了一口氣。道。這些話。別去提罷。繡文道。舒先生。你清瘦得多了。如今仍還在報館裏麼。小英道。報館裏早已辭職。今年春假裏進了慧文女子中學當教員了。繡文道。每天擔任幾課。小英道。扯起來。總有三小時。繡文道。那麼。可有多少課卷。要改啊。小英道。每天總得改上四十本課卷。繁露道。呀。這太辛苦了。小英道。改課卷雖然辛苦。一些學生們與教員的感情却很好。暑假裏我已辭過職。校長因此不允竭力挽留。學生方面不知怎的。被他們知道了。也來勸留我。心裏委實不願再幹。却又撒不下。校長學生的情面。只得下。

學期再教幾個月。繁露道：我勸你還是掉個事做。做教員最辛苦，最沒生發。女學校教員更沒意思。我是女學生出身，也是從英文女子中學出來的。知道內容自然最詳細了。你年紀很輕，將來生出謠言才不易洗刷呢。繡文道：舒先生很規矩的人，怎生得出謠言呢？繁露道：你也是女學生出身，怎不知道麼？漂亮些的男教員無請如何總有一句半句蜚言的。這種蜚言却就是女學生造的是非。男教員與女學生感情壞，自然動輒被他們攻擊，不安於位而去。就是感情好，也要因分數和學藝上互相妒忌，互相造出謠言。外人不察，大都使男教員聲名狼藉，抱冤懷憤而去。所以我勸舒先生快快辭職，不要猶豫。爲是。

英道：既承你勸告我的主意，就定了。繁露道：繡妹，我們王先生不是要請個秘書麼？何妨介紹與王先生呢？舒先生法律很熟，并且做過報館主筆，秘書一職真是人地相宜。繡文道：我也很有這意思，不知舒先生肯屈就麼？小英道：承兩位雅意，自然很感激。不過我才疏學淺，恐怕不能勝任。并且王先生還沒見過，貿然由你介紹，似乎有些冒昧，不十分妥當。罷。或者暫緩一緩再談也好。繡文道：他性情很好，并且很直爽。愛朋友，決無不妥的。舒先生你請放心。我們去年分別了以後，再也不想不到。又會遇見你，你來做秘書，可以常常見面。繁露姊也可以常到上海來談談去。年我們搬了家，以後寫過兩封信給你，大約你也遷

了。所以沒接到我們也真懶。竟沒再寫過信。是很抱歉的呢。小英道：我們前事不談罷。繁露道：不談也罷。可是心上總抹不掉這陳跡。這便奈何呀。到了小英道：不知是那一個大門。我給你們按電鈴。繡文搶先走上兩步。在門上按了幾下。鈴一會兒。門開了。三人便走了。進去。小英見是一座小洋房。造在很大的草地上。從常青樹編的短籬。甬道走過去。便到了階台。那階台下。有兩盆茉莉。月光照在上面。花影鋪得地上。錦綉似的。微風吹着花香。沁人。三人都怔了一怔。猛記得十年在繁露家裏別時。也是這種神情。繡文便讓小英與繁露前行。自己走在後面。到了客廳裏。坐了一會。繡文道：這裏不很透氣。我們露台上坐罷。

說着與繁露領了。小英到樓上露台上。把一隻藤椅讓給小英坐。這時月光清澹。萬籟無聲。談了一會。繡文託故走開了。小英與繁露會意。但是都不敢重提舊事。只談些戲影和小說的話。約有半句鐘。繡文才走來道：你們瞧。月光怎的格外皎潔了。三人仰頭看了一看。恰巧一陣風來。小英好似夢醒一般。瞧了一瞧。手表道：呀。二點多鐘了。告辭罷。繡文與繁露留他再坐一會。小英只得又坐了一會。再一想。他們都已嫁了。我坐在這裏。總有些不妥。想着便局促不安。一定要走。繁露嘆了一口氣道：留不住。還是任你去罷。二人又要送小英。小英堅執不肯。拗不過。二人真送了出來。誰知一會兒。小英回頭瞧時。繡文已不見。只

繁露在後面小英便告辭請他回  
去繁露堅執不肯兩人走了一段  
才有一乘車子小英便叫住了與  
繁露作別繁露却突然伸出手來  
執住了小英的手道你明天可能  
到這裏來麼小英急急把手洒脫  
跳上車子道明天會你回去罷給  
我與繡文告別一聲說罷便命車  
夫快走回頭一望却見繁露依舊  
立在月下影子還隱約瞧得見車  
子轉了灣便不見了

月 下



好幾天很想念他們但是從此沒  
敢赴過他們的約月兒到了下半  
月慢慢的出得遲了小英始終沒  
知道般繁露的丈夫是誰也像下  
半月的月光迷糊不清一般

□三笑演義

一册

四角

□珠鳳演義

一册

四角

二書爲著名彈詞幾於家喻戶曉無人不知惟彈詞僅宜婦人孺子閱讀演義陳詞自較高一等

新戲考

□狸貓換太子

一册

二角

□王華買父

一册

二角

□紅菱艷

一册

二角

□呆徒富貴

一册

二角



# 嘔氣

日子隔得太久了什麼多要忘記了迴想起來不  
 過百分之幾罷下了一夜的春雨愁悶非常一箇人  
 很孤獨的在小樓上格外的煩惱各種心思都一一  
 想到最後便得想去年的許多事了也許還是前數  
 年的事我也只當他是去年的事大概往事如塵過  
 後思量沒一件沒有思量的價值和餘味我所最忘  
 不了的只有這幾次嘔氣的事情也是最對不起伊  
 的事情伊也這麼說道昨夜我與阿鵲談起都談你

嘔氣

的事阿鵲說采爺最會哭了有一次我中夜夢醒  
 還聽得他隱隱的啜泣你卻一無聲息還有一次他  
 不知怎的又哭了什麼人都解勸不下不知究竟爲  
 了什麼事啦我道有什麼事呢嘔氣罷了咳怎知如  
 今你的哭聲也聽不見咧你的淚影更瞧不見咧如  
 今我要和你嘔氣也嘔不成咧如今想起真使人斷  
 腸

采采道阿鵲都還記得麼漱漱道他怎麼不記得



江紅蕪

他對我。是。很。忠。心。的。我。幸。而。還。有。他。伴。我。否。則。我。一。箇。人。死。在。這。裏。誰。也。不。知。道。啊。你。想。從。前。你。是。朝。夕。與。我。在。一。塊。兒。的。如。今。你。也。難。得。來。了。教。我。怎。麼。不。感。觸。你。想。從。前。這。小。院。子。的。薔。薇。開。得。多。麼。豔。麗。你。不。是。給。我。採。了。一。朵。因。此。刺。痛。了。手。麼。我。還。怪。你。不。該。去。採。開。過。的。薔。薇。你。說。含。苞。未。吐。的。葩。去。摘。下。來。太。忍。心。咧。所。以。不。採。我。說。你。不。聽。我。話。的。報。應。這。才。刺。痛。了。手。又。和。你。嘔。氣。唉。當。時。我。也。何。嘗。不。知。摘。含。苞。的。薔。薇。是。殘。忍。不。過。我。總。喜。歡。想。種。種。法。子。來。試。探。你。的。心。是。否。句。句。都。聽。從。我。的。話。料。不。到。你。竟。被。試。著。當。時。我。怎。麼。不。傷。感。我。以。爲。這。一。次。又。被。我。試。出。來。了。你。不。過。是。面。子。上。待。我。要。好。心。裏。何。嘗。有。真。

情。連。採。一。朵。花。總。不。得。依。我。是。失。望。的。了。自。然。和。你。嘔。氣。如。今。想。想。你。太。懦。弱。了。你。也。沒。一。些。反。抗。只。會。哭。著。向。我。乞。恕。咳。我。真。抱。歉。只。怕。這。一。次。薔。薇。開。花。的。時。候。也。沒。有。人。給。我。採。自。己。預。備。著。刺。痛。手。指。咧。采。采。道。這。箇。請。你。放。心。待。到。花。開。的。時。候。無。論。如。何。我。總。來。給。你。採。著。漱。漱。道。咳。放。心。放。心。你。向。我。說。這。句。話。只。怕。有。好。幾。千。句。咧。如。今。的。結。果。卻。還。是。這。樣。我。如。今。自。然。也。只。得。放。下。這。心。了。不。放。下。這。顆。心。教。我。怎。樣。呢。采。采。聽。到。這。裏。眼。圈。又。紅。了。起。來。道。總。之。我。是。對。你。不。起。使。你。傷。懷。但。是。你。瞧。罷。我。總。有。這。麼。一。天。可。以。一。齊。報。答。你。呢。漱。漱。你。先。原。諒。些。我。漱。漱。道。這。箇。自。然。我。也。何。嘗。不。原。諒。你。的。環。境。不。過。你。



想我近來的生活這樣的孤獨一箇人處在這裏爲的是誰不過話又說回來了我的性子也只能過著這種生活我的薄福也只能到這步田地這都是前生注定的孽債也不可強求什麼的咳采采你知道麼

這時窗外沙沙作響漱漱道你聽竹子上有雨聲了你在這裏多坐一下索性嘗談罷或者竟在這裏喫了飯去罷采采道由我早一些走罷家裏等著我回去喫飯的呢漱漱道好好你走走采采道既然如此我就在這裏多坐一會罷在從前晨夕相共的時候也不知道光陰的可貴如今要說一句話都得估計時間的久長了漱漱道是啊你還記得麼

嘔氣

有一次我睡熟的時候你偷偷給我關上了窗子不是我和你嘔氣麼從上午十點鐘起直到夜裏七點鐘爲止我始終沒有開口晚飯也沒有用你也如此大家哭了半夜真不知光陰的可貴如今休說嘔氣就是嘔血給你瞧你也坐不得這樣長久了采采道漱漱你快不要這樣說罷你這樣的說愈加使我置身無地

那天采采有滿腔的話要和漱漱說卻一句也無從說起不過枯坐在火爐旁邊癡視漱漱不知不覺的拿起一把火筴去撥爐子裏的炭漱漱也去撥著靜了一會采采道啊呀炭被我們撥得快熄了添些炭罷漱漱道說起了添炭我昨天……采采道昨天